Publication: Yazhou Zhoukan

Date: May 4 2008

Headl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u Beihong and Na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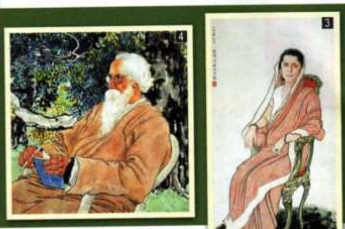
徐悲鸿作第二次在新加坡公开展出

徐悲鸿与南洋的一段情

新加坡美术馆「徐悲鸿在南洋」美术展展出多幅经典画作，更首次曝光徐悲鸿在南洋时拍摄的照片、书信、赠友的字画等。在南洋寄居时是徐悲鸿创作最高峰，新加坡也是中国之外收藏徐画作最多的地方。

·林友顺

■新加坡美术馆展出徐悲鸿画作，与南洋的缘分



1. 《放下你的鞭子》
2. 《奴隶与狮》
3. 《印度妇人》
4. 《泰戈尔像》
5. 《甘地像》
6. 《水墨立马图》

在国共战争及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中国政局动荡导致许多国民往外走，与中国只有一海之隔的南洋（东南亚）成为最多中国人的落脚处。这段苦难的日子里，南洋不仅成为中国经济难民开疆辟土的绿草地，也是不少名人的避难所，包括孙中山、郁达夫及徐悲鸿等。

与航海家郑和一样，徐悲鸿曾经七度到访南洋，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是徐悲鸿的大后方，前后逗留三年之久，显见徐悲鸿与南洋拥有非一般的关系。在南洋他获得资助以特南洋的名人画像筹措生活费让他在法国完成学业，在南洋他也拥有一段无疾而终的情缘，吊诡的是，徐悲鸿在南洋的这段历史，在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资料中都被省略或轻描淡写，这可能是人们认为徐悲鸿在南洋的历史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可能是在南洋的日子是徐悲鸿个人最低潮时期，不需要放大来看。

然而，与中国人反应相反的是，南洋人把徐悲鸿在南洋当成是一件光彩的事，不因时间的流失而褪色。徐悲鸿在南洋创作量丰富，既怀有对祖国的思念与热爱，也充满南洋热带的风情；徐悲鸿在日军侵略新加坡前夕回返中国留在新加坡的一批珍贵作品，至今仍下落不明，成为收藏家当前极力寻找的宝藏。

新加坡美术馆联合中国徐悲鸿纪念馆日前在新加坡举办「徐悲鸿在南洋」美术展，让人们得以追忆徐悲鸿与南洋的这段情。有关展览除了获徐悲鸿纪念馆借出二十九件作品，也获得国际多名收藏家借出个人收藏品，令展出更完整。此次展览除了让人们欣赏到在拍卖市场上价值连城的作品，如《奴隶与狮》、《愚公移山》、《珍妮小姐》及在最近以七千万港元（约合九百万美元）拍卖的《放下你的鞭子》，也同时展出徐悲鸿在南洋时拍摄的照片、与南洋友人的书信、赠送友人的字画及画作，这些收藏品都是首次曝光，连出席展览的徐悲鸿纪念馆保管部人员武川也对展出作品感到惊叹。武川对亚洲周刊说：「此次画展能借到《放下你的鞭子》这幅作品是难能可贵的，一些展出的作品我也是首次看到，十分珍贵。」

这也是徐悲鸿作品第二次在新加坡公开展出。一九三九年，徐悲鸿曾着大批个人收藏品及作品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及槟城展出，将所筹得全部拨款用作抗战期间的难民和为国捐躯将士的遗孤，在新加坡的画展，一天有超过三千人到访，写下辉煌的纪录。此次「徐悲鸿在南洋」画展筹备了七年，展出来自各地的珍藏九十件，展出从四月五日举行至七月十三日。

新加坡美术馆长郭建超指出，此次画展呈献徐悲鸿旅居东南亚期间所创作的，并又未曾展览过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槟城慈清泉家族在槟城及多伦多的收藏品），从而更全面地展现徐悲鸿的南洋岁月。他表示，徐悲鸿艺术的丰富多彩，还有他遊历亚洲的际遇，都向人们展示了亚洲现代美术史上的不少大课题。

「徐悲鸿在南洋」策展人之一周雁冰指出，徐悲鸿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曾七次往返或途经新加坡，他也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时，旅居新马和印度三地长达三年之久。她说，在此期间，徐悲鸿结识了不少知交好友，盛情地为他们留下千多件作品；即便是人在欧洲或中国，仍与此地的友人关系密切，互通书信。此次参展的《致韩槐准信札十四开》和《饮马图》，就是当年的作品。

新马的徐悲鸿研究学者华天雪说：「就目前所发现的材料，在徐悲鸿一生中，三个海外时期的谜团最多，即一九一七年五月至十一月遊学日本时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遊学欧洲时期和断断续续加起来三年多的南洋南亚时期。在这段历史，在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资料中都被省略或轻描淡写，这可能是人们认为徐悲鸿在南洋的历史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可能是在南洋的日子是徐悲鸿个十二月应邀赴印度，其余两年多在新马）。」

据他的研究，前两个时期的徐悲鸿，主要是遊学，可以查考的文献记载有限，但存留下来的速写、素描、油画却可以弥补不足。他说，比较起来，新马时期就要复杂得多，在艺术的「周边」方面，包括交流、创作的数量和作品目前在新马的真实（或近于真实）的存留情况不明等等，在徐悲鸿的研究领域，长期来备受关注。

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徐悲鸿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镇。父亲徐达章是一名民间画师，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一九一九年三月他与首任夫人蒋碧薇同赴法深造，首次途经新加坡，一九二五年，中国政局动荡，留学津贴中断，徐悲鸿在法国生活日益艰难，在中国驻法总领事赵颂南的介绍下认识来自南洋的黄孟圭，在后者的穿针引线下，徐悲鸿第二次到访新加坡，并在黄孟圭的弟弟黄曼士的协助下，徐悲鸿为当地的名人，包括陈嘉庚画像，筹集留学费用，南洋华侨再次扮演革命之母，协助一个伟大画家的诞生。

画家欧阳兴义说：「我们设想徐悲鸿假如不是一九二五年在新加坡得助，美术史上的一位着名艺术家可能已不再存在。」他指出，徐悲鸿在南洋三年，创作超过一千幅作品，「这是他佳作频生的年月，艺术技巧最纯熟的时期，也是一生中艺术创作的顶峰期，为人类留下珍贵的艺术精品」。

欧阳兴义表示，新加坡是多的地方，甚至比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所藏的一千两百幅还多，粗略统计，一九三九年新马展售的作品已达四五百幅，在新加坡江夏堂为赴美展览所作约三百幅，赠黄曼士昆仲约两百幅，合计已于幅之多。这还不包括他携带到新加坡的千幅作品中未带走的数百幅及为其他人所画的作品，而他在新加坡所画的千幅骏马图，更造就了近代水墨画的高峰。

据欧阳兴义的了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兵荒马乱中，最使徐悲鸿困扰的是他随身携带的近百箱珍贵艺术品无法带走。这批东西包括徐氏由南京带到林再带到新加坡的千多幅自己的代表作，包括在法国留学时期的素描和欧洲各大博物馆的世界名画的摹本；徐悲鸿历年搜集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陶瓷、文玩、珍本印拓书刊，包括着名的《八十七神仙卷》等；徐悲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三年来所画的数百幅作品，是他一生中的艺术顶峰之作。

此外，徐悲鸿历年搜集收藏的中国近代画家任伯年、居巢、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赵少昂、吴作人、黄君璧、溥雪斋等名家的数百幅作品，单只任伯年与齐白石，便有两百多幅，很多下落不明。

徐悲鸿纪念馆的武川表示，在新马时期的徐悲鸿，远离了家国的苦难，身处南洋安定的生活环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愉快的人际关系，心情比较放松，所见所感又不同，因此呈现的作品风格及题材也有所不同，颜色比较全面。他表示，徐悲鸿在南洋的作品较多的是肖像与风景画，而他创作的许多油画精品，也是在南洋创作。

徐悲鸿第八次（一到访）新加坡，虽然人们再也见不到画家的风采，然而人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画家的创作精神与追求。■

■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和儿女：一生颠沛流离